

昭

代

典

則

河代典則卷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

乙酉高皇帝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中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延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員子澄預參國事。

蹇義巴人。初名瑑。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卽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擬。部主事有劉郎中者。忌欲

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卽位。八月。卽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奉。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太祖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國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迫詔諸王歸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踈間我也。黃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皇太

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省府州縣。○六月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孝孺台州海寧人。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深。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

儒時稍擢漢中府學教長。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秋七月，廢周定王爲庶人。

王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卽宋故宮爲府。洪武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乃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至是人告王反，建文命曹國公景隆卽訊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放已而召還南京。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之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八月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

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叅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解。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悅。遠通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在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

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陳迪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爲郡學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陸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叅政。二十八年，陸雲南右布政使。至是

徵爲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十一月
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洪武中縉上封事太祖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
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
· 鐵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
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
指揮使

張昂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
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

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於是曷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
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叔英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
年薦爲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
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
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
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
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
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
從之難則民受其害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召為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
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
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
梗如醫去病如稂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蔽或傷
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
培植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
倫薦遣使徵為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
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為河南叅議留
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註誤免官

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焚豎
皆知向慕帝卽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
顧老堂三字及髹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
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
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
或有飢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
嘆上甚嘉之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
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
歿紳負其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

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問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墓自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卽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山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夫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

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魏事母至孝。母老疾，魏奉湯藥不懈。母亾，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罷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卽位，上疏乞歸。山、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魏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刻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漢高祖漢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

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病疾哉。故賢誼歷歷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譏。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

如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劍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蕭星羅棋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網紀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楚相齊。兗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各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痛。四夷之患。人

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
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
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爲喻。
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
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
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耳
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
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
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
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
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

皇上恭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於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官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爲翰林侍書如常仍以尚書
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純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
書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
皇帝配○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
景彰爲總裁官翰林脩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
理副楊士奇等爲纂脩官

追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迪允燮允熙爲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叅決萬機默施寬仁陰替至治視民如子錫祐朕躬太祖蚤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爲高皇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羣臣復謂東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

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
封弟允通爲吳王允燾爲衡王允熙爲徐王夫尊親所
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興萬方同臻
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
廟諱如律迴避廟益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
材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奇跡禮請
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
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
身犯杖以上隸卒倡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不
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里隣
養之母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其徭賦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多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使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習於浮靡。務得真材。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察。果政績異常。及闕茸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勘聞。旌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部伍鄰里宗族相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報踏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糧存恤。有定例。其篤廢疾。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宜加撫恤。所遺鄉者。聽民間有篤廢疾。不能自存者。收養濟院。

例步衣履使遠其生前代兵後骸骨暴露尚多當掩骼埋齒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殮衛所勾軍有司照名發與果戶絕卽與除伍

令親玉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改周府紀善周是脩爲衛府紀善

周是脩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爲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爲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衛府紀善是時衛王允炳未之國是脩留京預翰林纂脩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之誤國也众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爲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叅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園

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公分左右。而陞少卿
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僕
卿。增典廐典牧二員。設騎驥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
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
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
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
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
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并行
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
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
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

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益課司爲都轉運益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贊正。並去正字。審理付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

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

驚疑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
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
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周鐸
等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
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開童等還京
○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
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
上疏賈爲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
平○召齊王榑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

於大同築岷王榷於雲南並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待詔○秋七月文皇起兵于燕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咨都指揮張信遂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先是文皇入朝還國卽托疾久之僉事湯宗百戶倪諒等屢上變告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頗聞其謀嘗

諫之。文皇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頭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北平三司官入問疾。葛誠余逢辰密告張曷。謝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曷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訪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曷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時蘇州妙智菴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文皇。文皇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文皇心惡之。廣孝云。他日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有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遂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曷貴已先防。非計。僉二人不可。

會寫詔密疏聞建文帝遁燕府遣人奏事京師遂執下
獄待其密謀踪跡卽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曷貴以兵
內應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曷貴入與械去曷意文
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與謝貴
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曷貴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
我何病爲爾輩所逼耳曷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指揮
彭二聞殺曷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
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文皇
大恨苟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北平九門
謝貴先皆立柵未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
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旣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守居庸開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
三萬至居庸開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
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
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
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
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楠楫柏桂梗五第不
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
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
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
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
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

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
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焚備極苦
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昇等於北平城
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
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昇始詢
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
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夫也權奸之心
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
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
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
親藩遙仰天門敬攝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

甲午身貝
之黨必已蟄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好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于靖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執。死之。

文皇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文皇命玉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于靖難兵。○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

余瑱彭聚孫恭兵敗皆歿之

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援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盍努力復家讎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放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焉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舍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恭先登頗有斬

獲文皇。擇善射者並射。秦中矢流血被甲。慷慨暴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死。忠與余瑱同被執。不屈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之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歎大半不可考矣。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庚寅。大寧守將卜萬引兵進攻遵化。以間下獄。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紙識半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

俱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陳亨劉貞
搜賞卒未得與萬書連縛萬下獄聞於朝請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江寧大將軍駙馬都尉李陞為左副
將軍都督海軍為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洪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
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
庶人禰替為不軌辭連燕齊相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
忍暴其過止正褫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
惟問犯者人言與相王柏燕王某同謀大逆柏自知罪
惡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
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

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睥平安等率師並進。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州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改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儼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命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揚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真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揚松駐薊州張玉謂文皇曰邠督潘忠揚松死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公浚白溝河圍雄縣命玉爲先鋒破其東門盡殺守裨卒屠居民潘忠揚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文皇進至薊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旼潘忠顧成皆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二萬分管濬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

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眾尚少。禹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踐踏。死者無筭。棄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齊忠。顏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堅至親。送北平。迺後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建文帝聞炳文改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眾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

命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遺。

殘殺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擇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視廢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禕還京師○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荆州寧王不至削其復衛○九月吳高耿墩楊文帥兵圍承平靖難兵趨援高等退保山海關高尋以閒徙廣西

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鄧督耿墩楊文率遼東兵圍承平

文皇遂遠畏後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
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遺二
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設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
之建文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耿枚
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李景隆進營河間吳傑兵潰於真定傑適還京謫爲南寧
衛指揮使○冬十月靖難兵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鎮朵顏諸夷驍勇善戰戍
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
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
蹙求詳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恸言不得

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
寧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洽不爲備文皇銳兵出
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上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
及閩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
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
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推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
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
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
夜負勅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
敗奔德州

景隆聞文皇攻大寧遂引兵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堦九
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棄城擲瓦石景隆
令不歲驥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
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
亭關趨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
督陳睥渡河而東遇文皇兵於鄭村壩逆戰敗績景隆
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
州癸酉九門舉兵皆潰○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奉
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
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執之事入
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

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
二謂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
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
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
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此姦臣枉臣三也
其四謂臣私養黠粗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
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
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
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
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替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
禦宿衛嚴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

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管轄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
姦臣狂臣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啓驛
官此臣夫教然啓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究監已
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狂臣入也且陛下與臣皆
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外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
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害死地可望雪理耶其
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
長周濟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
諸國不難去矣軍主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
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
然不惑夫此姦惡臣頓首頓首○文皇傳檄言我父皇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二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密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巨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脩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寘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賁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曷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柳我王門殺

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鉦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
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
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
孫泰余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
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
軍竄忠右都督頭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
璈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等夜遁還兵
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
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
未幾齊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導
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

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
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
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
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
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
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
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鎮
撫曾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叢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城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首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稽
爲銘

徙肅王樸於蘭縣○參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言願使燕然彼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
親之誼遂遣使燕然首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
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大
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室
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
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
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
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

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殺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愆遠邇大興甲兵發彊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質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暴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禦雄

縣掩真定易若建旌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
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
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
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
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燬下乎大王信
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
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
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
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
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蟬蛻微命生死不

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
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
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
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甲子改都察院爲
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一察院
詔曰頃以治獄煩典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
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
御史府尋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
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明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

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保定知府維汝降于靖難兵○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貴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者有差○以胡靖即胡廣為翰林脩撰楊榮楊溥為翰林編修金幼孜為戶科給事中胡濙為兵科給事中○改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武臣犯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靖難兵盡復故官○夏四月李景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建文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景隆益專恣

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丑，文皇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定期會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巳未，文皇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平安，堅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乃收兵還營。」景隆、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河，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管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
文皇復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后軍虜狼
狽走文皇率衆復戰驍將翟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
騎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玉朱能立福陣動急又見陣後
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衆
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
石俱發注如甫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
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
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文皇復率衆馳入陣陣動會
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孳畜萬萬計

丹隆軍書斧鉞盡為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
皇復追至月楛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
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
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
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乃舍省省歸坐
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
且只談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
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鉞皆自臨邑入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於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鉞參軍高巍
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眾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

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鐵叅政高叅軍、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朱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防禦。大挫靖難兵，卒已。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叅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叅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援

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
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卽呼千
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
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
南鐵叅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鐵叅政
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靖難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
成使燕議罷兵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李南下獄旣而釋之
○平安率兵進次單家橋○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
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叅政鉉感統兵庸夜出劫殺盡憑城

防禦盡毀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建文帝即軍中
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
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
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皆生公
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
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
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
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
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
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

守濟南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
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
亭犒問辛苦沐財賈發忠義高魏賦曰至濟南而
被圍思張邈之忠堅辛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
際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慮高公之糾謾
大蔡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
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上肯播之勉旃眾資羣
策屈力保全所謂定統兵者盛庸也

盛庸進兵德州詠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
求直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爲翰林編
脩○九月承天門成改爲臯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應門前門爲路門○乙丑文皇至北平○冬十月更定歷
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卽授官。次下者再歷
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卽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
讀書。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
書下獄旣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
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
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
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

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尤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鏢山斬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爲犄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文皇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中戰敗績入城守文皇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許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

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京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上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睥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叅將鐵鉉叅替軍務督諸兵北進○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戰斬靖難將張玉文皇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文皇

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文皇遂至臨清
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甲午文皇至汶上
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
營滑口清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
霖走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
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
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
大呼藥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
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
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擾運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三巳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明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乃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工成名凝，命神寶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丙子，文皇至北平。三月辛巳，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勃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衆南出，巳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三月辛未

盛肅兵至單家橋己卯營於夾河辛巳文皇率衆至夾河肅結陣甚堅文皇掠肅陣陣旁火車大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文皇退肅出千騎追襲文皇卽率萬騎志兵半之直薄肅陣肅陣堅不動靖難步卒攻左敵騎兵擣中堅肅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肅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文皇合戰肅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毀潰相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靖難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肅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其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

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既還營，後務陳約戰。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携金銀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廷痛飲，至是盡爲靖難兵所獲。」

龍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甲申吳傑平卒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復戰于藁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北出真定聞庸敗又聞靖難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文皇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直定吳傑移軍游沱河文皇令騎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文皇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蚬毛平安陣間縛棧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棧率精騎立趨攻棧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棧墜

平未合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平安吳傑還真定

三下請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以謫斥齊泰黃子澄胎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飾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真死地臣嘗歷忠懇號噉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憚排錮。然臣不敢爲。并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貞民而竊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以夜拳拳。秉誠。披敬。劄。天地。額。祀。考。興。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殺。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奏。上。澆。若。以。竄。逃。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

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
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
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卽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
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且夕必下寬宥洗雪之
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安枕而卧矣將士皆曰誠
所願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
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
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土侵迫不已
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
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朕
魚而况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

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奔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共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叅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檢和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道大理少卿薛嵩往報文皇夏四月嵩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疹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橋北平彼頭巢穴歸援我以

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適至宜且上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嵩持報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嵩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嵩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嵩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募卽旋師文皇怒曰是給我也嵩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嵩嵩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嵩南還夏四月嵩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

五月吳傑平安盛齋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卿薛嵩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
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
仁矣而嵩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
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
彼必欲求冀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肯背馳誠有以中
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
之命僕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嵩之來徃復皆經其軍中
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
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
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
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嵩歸後命詳

達仁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恟恟。不
致不備。伊惟擴明奮斷。以匡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
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本皇
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
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卽難復聚。彼
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
願陛下母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良至浙江
謁岳鄂王墓。岳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浦。焚艚餉。都督袁宇率兵禦

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
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
道書于燕世子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彼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
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
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
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
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亂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
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

告文皇帝子且反文皇疑之間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
少孫春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

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定○

限僧以人五教

初禮部曰中國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
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
富家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刑害相乘迷不
知覺既有曉星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
每罹刑罰非惟身遭慘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
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益蝕教門致使
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

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
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
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
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詞
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
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
許爲尼及女官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
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
永底太平

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冬十月直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
逃援敗績文皇遂北平

八月丁巳文皇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文皇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文皇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義眉山下文皇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皆走遂破西水寨文皇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於楊村○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勅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帝至是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置豐沛軍民指揮司○胡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爲可汗○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曰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兵出戰敗績○更定勳階

尚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
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敗績

三月甲申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
蹶文皇壬辰文皇至渦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
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平安兵駐宿
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
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真執其裨將丁良朱
彬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文皇督戰急幾爲安梨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欽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覲陳而動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

皇數日不解甲矣。

三已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時文皇縱性善、彭與明歸。令傳語中朝性善、永朝服躍入河死。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五月己丑文皇至泗州。水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退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

渡江遣使駢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投詞答文皇曰留
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
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謀知拆浮橋絕舟楫拒
守亦不得渡文皇遂徑趨揚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
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濟城濠
剛聞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城指揮王禮
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
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
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
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子微與江都

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文皇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于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遣慶成郡王至文皇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勅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六月癸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于靖難兵○乙卯文

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
遂降于靖難兵○庚申文皇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
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
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令景
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
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
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
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
自縊死

達詣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
公道出師禦敵○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爲
靖難遊騎所獲○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
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
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
可爲遂自城上投下死叅軍斷事高巍亦自縊於驛舍
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
同僚十八人卽殿前駭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鄒瑾
及冕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

谷王穗開金川門帝文皇遂入京城內官火發

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徐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謹言不知遜位去有翰林編脩程濟者先爲岳池教諭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爲翰林編脩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太祖臨崩密封一櫃召太孫曰此櫃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速啓視之卽無害也至是啟視其櫃見一刃一度牒有上勅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他處爲僧後宮某處有密地可通不然將

刃自盡於是急召僧爲建文帝落髮。須臾宮中火發。傳言帝崩。程濟從帝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文皇爲建文帝發喪治葬。遂謁孝陵。卽皇帝位。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塞。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旣登極。工部尚書茹璠首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璠。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璠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

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
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
卽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
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綬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
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
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投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
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
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

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亦又何求。嗚呼哀哉。廢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文皇入城。先日羣臣多往迎者。或勸寺丞鄒瑾。御史魏冕。急爲歸附。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也。何來。澆我。因共捶擊之。皆自盡。翰林編脩王良亦與良子訣。服毒死。○靖難兵南下。建文帝不得已。逐齊太黃子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于澄文武才畧。足以捍國難。願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齊太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敬宗等皆死○靖難
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在
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廁回問
家人曾飼猪否縉咲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舍性命乎
於是皆負約官中火發惟是脩具衣冠請應天府學評
宣聖畢自為贊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為誌
士奇為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誌
者士論咲之○禮部侍郎黃觀奉詔募兵至安慶聞變
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克葬之江上明日
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
索釵釧出市酒餼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濟

橋下死。觀者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衣向。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遠姻黨。○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避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管合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歿。二女赴井。歿。○兵部尚書鐵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

而撿鉞至不肯出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
顧磅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
池○吏部尚書張統文皇登極召統諭曰卿久事皇考
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
時政有及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
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歿左侍郎毛太亦卽同歿○禮部
尚書陳迪靖難兵起受命督軍餉於外過家未嘗入聞
變卽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書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
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
勿言罵不絕口割以山等鼻舌熬熟食迪吐唾益指
斥俱凌遲歿既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

新山河帶礪一絲輕千秋公論明於日昭徹區區不二
心又有五噫詞並忠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
○刑部尚書侯太運餉淮安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
隸茅卯仔同執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歿弟敬祖子
玘皆論歿○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
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亡被執見文皇抗罵
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文皇卽位
召戶部侍郎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
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
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發起宗親畧無經
書敬必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御史

大夫練子寧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詎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御史大夫景清文皇卽位方孝孺縛子寧等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衝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劔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爪蔓抄村

里爲墟○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不屈歿之○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建文三年以外艱還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對慟
哭以灰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
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
書招鉞鉞即日營壘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文
皇卽位捕姚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於善遂
縛善邀賞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
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門日
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歎服已得宥鉞復瞠目曰吾知
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
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
恩國有難義同計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獨從

按察使吳奮入水死○監察御史曾鳳部靖難後召入
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
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策仕
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
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文皇詔召良良
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
遂抱其子歛歔如廁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
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僉事
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
谷府長史劉璟奉勅提調蕭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靖
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叅李景隆軍事景
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輿疾
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及建文
帝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至京見文皇猶
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逝不得一箇叛字下詔獄辯
髮自經死○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董鐸葉希賢鄭
公智河南試左叅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
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

逕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文皇
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
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趙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
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成
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又有東平吏目鄭華守城力竭
不食而死朱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
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濟謝昇俱協力戰
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
哭不食亦死○文皇即位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
文皇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
耳文皇銜之○鄭賜黃福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

文皇命復其官。○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
上言今事勢日去。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
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
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
不斷。進退無據。難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
是被執。將就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
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
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
命爲北平按察知事。○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
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
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貴等曰。詞涉干犯者。勅

宜皆有之。朕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臣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召戶部尚書王鈇諭之曰：爾向輔建文，問朕骨肉，今何顏耶？鈇頓首漸謝，遂命致仕。○崔銑有言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圍孤燕，勢而剪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勿

不辟政刑蔑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路秉秉葬之良而天網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爲尚論之當云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爲副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
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
合胥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
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瀾流姪
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
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
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已過飛蝗蔽天而不
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
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與兵討
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
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

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垣上
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藁城蹙之于夾河躡
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
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
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
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
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
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卽皇帝位大禮
旣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
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
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官制

不復設
大理寺仍設不復革五軍斷事仍革

隆封允熲爲廣澤王允燧爲懷恩王允熙爲敷惠王○幽

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

建文太子文奎莫知所終

○八月

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
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
鎮守雲南○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黃
福爲工部尚書○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脩撰胡靖爲侍
講編脩楊榮爲脩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爲編脩
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

謨猷檢點題奏擬議批荅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
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
日誥三日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
九曰令十日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下所上一日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
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
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
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
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
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
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雋校皆課歲察之凡郊祀巡

符號行爲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注
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
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番譯皆
總領之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
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
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
皆稽按典故起草進書若漏洩稽緩遺失忘誤皆有罰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
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
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

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富爲淇國公都督僉事朱能爲成國公都督僉事張武爲成陽侯都督僉事陳圭爲恭寧侯都督僉事鄭亨爲武安侯都督僉事孟善爲保定侯都督僉事火真爲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爲鎮遠侯都督僉事王忠爲靖安侯都督僉事徐忠爲永康侯都

督僉事張信爲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爲安平侯都督
僉事郭亮爲安成侯都督僉事房寬爲思恩侯都指揮
徐祥爲興步伯都督僉事徐理爲武康伯都指揮同知
李濟爲襄城伯都指揮同知張輔爲信安伯都督僉事
唐雲爲新昌伯都指揮同知譚溥爲新寧伯都指揮孫
巖爲應成伯都指揮房勝爲富昌伯都督僉事陳旭爲
雲陽伯都督指揮劉才爲廣恩侯都指揮張玉爲榮國
公都指揮譚淵爲崇安侯都督同知王佐爲順昌伯都
督僉事陳瑄爲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爲永春侯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廢廣澤王允燧懷恩王允燧爲庶
人○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文皇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文皇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文皇不得已卽藩司爲府封王南昌

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立妃徐氏爲皇后○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定知府雒會爲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陳瑛請追戮建文死事諸臣不許

陳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仍追治之
文皇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
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時值月當食不食李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脩
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
豈果不食耶勿賀